■ 红色记忆

面对死亡，年仅18岁的她巍然挺立，面不变色。枪声响了，她踉跄了一下，并没有倒下，接着用尽全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个国民党匪徒持刀恶狠狠地朝她的左臂猛砍下去，她倒下了。片刻，只见她拖着断臂，顽强地站起来，两眼喷着怒火，向敌人冲去……

甘云卿：刘胡兰式的女英雄

□ 本报通讯员 唐爱华 孙庆英
本报记者 陈巨慧

苦难的童年和侵略者的残暴，给了她顽强不屈的性格，轰轰烈烈的土改和支前运动，让她迅速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她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

她就是甘云卿，一个刘胡兰式的优秀战士。

甘云卿带领姊妹团为前线战士制作布鞋、烧水煮饭

苦难的家史 顽强的童年

甘云卿原籍桓台县，早年家乡闹灾荒，爷爷为了逃生，带领全家辗转来到淄博黑铁山脚下的于家村，租种了地主王二拐两亩山地维持生活。1929年6月12日，甘云卿就出生在这户雇农家里。

当时，连年的灾难笼罩齐鲁大地。1928年春夏大旱，禾苗多半枯死。1929年，全省有100个州县受灾；1931年秋天，黑铁山一带发生水灾，灾后瘟疫流行，甘云卿的祖父母相继染病，无钱医治，一家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两位老人被病魔吞噬了生命。

天灾未远，日寇又来。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大举入侵山东，共产党人廖容标等发起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不到两个月后，由于汉奸出卖，日军突然包围了黑铁山附近的铁冶、中埠和于家三个村庄，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黑铁山惨案”，两小时内疯狂屠杀无辜群众254人。幸亏甘云卿的父亲比较机警，一听到枪响就带领家人躲到了储藏地瓜的地窖里，才侥幸躲过了一场劫难。当晚，他们就逃到了田旺村（今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成了地主家的佃户。然而，拼死拼活一年下来，连家里的温饱都无法保障。后来，甘云卿的两个妹妹被饿死，母亲也含恨离开了人间。

旧社会的阶级压迫与剥削，日本侵略者的血腥残暴，让甘云卿从小饱受凌辱与煎熬，仇恨的怒火深深埋在她幼小的心灵深处，造就了她顽强不屈、坚强勇敢的性格。

1943年春，田旺村发生灾荒，甘云卿一家被迫到处乞讨，讨不到吃的，就只能剥树皮，吃树叶和野菜充饥。

这年清明节的早晨，骨瘦如柴的甘云卿饿得实在走不动了，缓步来到地主姜桂亭的后院附近。看了一圈，发现院外实在没有什么吃的，只有地主后院西南墙角的一棵老榆树长满簇簇榆钱，馋人地探出墙外，迎风摇曳。饥饿难耐的甘云卿立刻拿来镰刀，悄悄爬到树上，砍落几枝榆钱，不料被地主婆发现了。她急忙滑下树来，脚刚刚落地，地主婆便冲上前拧住她的胳膊骂道：“找死的贼妮子，大白天来偷俺家的钱！”甘云卿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连声反问：“我什么时候偷你家的钱啦？”地主婆举手打了甘云卿两个耳光，指着地上的榆钱说：“俺这是摇钱树，今天你破了俺姜家的福气！”说着，趁甘云卿不备，猛地从她手里夺过镰刀朝她抡去，锋利的镰刀一下把甘云卿的左腿肚子划出长长的一道血口子。甘云卿又气又恨又疼，一怒之下，紧握双拳，飞起右脚，狠狠地向地主婆的屁股踢了一脚。接着，又捡起地上砍落的榆树枝，朝地主婆抽打，直打得地主婆鬼哭狼嚎。

闻声赶来围观的乡亲们看到甘云卿小小年纪，却对泼辣的地主婆毫无畏惧，无不暗竖大拇指。

斗争的闯将 支前的模范

1945年9月初，日军投降，16岁的甘云卿也成了一名年轻的革命工作者，她积极组织村里的青年妇女成立了田旺姊妹团，并被组织认命为团长。不久，上级派来工作队，要在发动群众进行反奸诉苦、实行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甘云卿热烈响应号召，怀着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带领姊妹团积极投入到土改运动中。

当时的土改斗争非常激烈，国民党反动派地方武装还乡团驻扎在金岭镇，经常派特务暗杀土改干部和积极分子，制造白色恐怖破坏土改。甘云卿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在工作中表现突出，被上级党组织任命为临淄土改工作组第二组组长，派她同路山联防大队一起开展工作。她带领工作组走村串巷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分物。每到一村，甘云卿都挨家挨户地宣传教育群众，点燃他们斗争的怒火。斗争大会上，她登台讲演，阐明土改的意义，揭露地主的罪恶，引导大家拧成一股绳，将土改进行到底。

1946年6月29日，甘云卿所在的田旺村要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恶霸地主姜桂亭，彻底清算他的罪行，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改。老奸巨猾的姜桂亭知道将要被群众批斗和清算，带着老婆孩子和财产连夜逃出村。甘云卿听到恶霸逃跑的消息，心如火燎，她立刻找到姜桂亭的佣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服他说出姜桂亭的去向。得知了姜桂亭的下落，她立即向上级汇报，并带领4名联防队员，沿着姜桂亭逃跑的方向，徒步跋涉几十里，终于在桓台抓住姜桂亭，把他押了回来。

要开好群众斗争大会，关键是要在会前做好工作，充分发动群众。为此，甘云卿挨家挨户走访，耐心细致地发动群众，一连几天几夜不睡觉。

村民姜解和恶霸地主姜桂亭同宗同族，他有5亩靠村的好地紧挨着姜桂亭家的地。姜桂亭为了达到霸占的目的，夜里偷偷往姜解的地里压界石进行“蚕食”，被姜解发现后，姜桂亭倒打一耙，诬陷姜解“蚕食”他的土地，凶狠地把姜解打伤。姜解为出这口冤气，便到当时的伪县政府告发姜桂亭。姜桂亭和伪县政府勾结一气，姜解不仅没有打赢官司，反而招来杀身之祸。深夜，他们把姜解绑到乌河边上，用匕首活活刺死。从此，姜解的地划到了姜桂亭的名下，姜解的妻子怕再遭暗害，逃往他乡嫁了人，家里只剩下一个可怜的老娘。

起初，甘云卿动员姜大娘到大会上控诉姜桂亭的罪行，老人被欺压怕了，思想有顾虑，怕以后遭到报复，再加上是同宗同族，抹不开情面，说啥也不出头露面。为此，甘云卿便白天黑夜待在姜大娘家里，一面帮她干零活，贴心地照顾她的饮食起居，一面诉说自己的苦难家史，用以苦引苦的办法启发老人，终于使她认清了地主的真实面目，恨如泉涌，积极报名，要求大会发言。

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斗争大会如期召开。甘云卿搀扶着姜大娘走上主席台，姜大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了恶霸地主姜桂亭霸占她家土地，残害她儿子，害得她家破人亡的罪行。台下的老百姓听得群情激愤，纷纷登台发言，控诉地主恶霸的罪行，取得了很好的斗争效果。

在土改运动中，甘云卿总是先人后己，大公无私。改出的近处的好些的地，她都主张分给别人，自己分到的是离村远的山河地；好的房屋、家具、衣服等，她都优先照顾烈士亲属、军属和其他贫雇农。土改中她经手的财物，项项做到帐目清楚，分配合理，自己从不多占用一分一厘。有一次分浮财，一个同志见她忙得汗流浃背，随手拿了一条绣花手帕递给她擦脸。她看了看大家，既严肃又风趣地说：“地主家的东西是挤的穷人的血汗，清出来还给穷人是在理的。我们替大伙办事的人，可不兴多占用一点。要不，我们也变成地主了！”一番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1946年6月，国民党调派重兵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甘云卿又积极投入到动员参军、支援前线的工作。她带领姊妹团一边赶排《送郎参军》等戏，广泛宣传参军参战的重要意义；一边针对青年的不同情况，深入到户帮助解决问题和困难，消除他们参军参战的后顾之忧。她还应邀带领姊妹团到处宣传演出，动员外村青年参军参战，使路山地区很快出现了父母送儿、妻子送夫，争先恐后参军参战的动人局面。

在支前工作中，甘云卿带领姊妹团干得如火如荼。每逢部队路过田旺村，甘云卿便带领姊妹团烧好开水为战士们解渴，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煮熟送给战士们充饥，把亲手做的鞋子送给奔赴前线的战士们。对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她们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

当时由于条件艰苦，部队没有被服厂，给部队缝制军衣成了姊妹团的任务。任务来了，甘云卿总是一面跑前跑后，精心组织，合理安排；一面以身作则，起早贪黑，亲手缝制。当时规定每人每次做军衣两件，她都要做三到五件，并且做得针线密实均匀，合体耐穿。她还将宣传口号写在纸上，夹在军衣中，鼓舞战士们的斗志。在甘云卿的带动下，姊妹团做军衣每次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为此上级表彰她们是“支前模范姊妹团”，甘云卿也被誉为“斗争的闯将，支前的模范”。

只身擒逃敌 威震土顽胆

1946年夏天，上级指示抽调一部分骨干力量，充实加强武装工作队，进一步推动土改、参军和支前工作，甘云卿参加了集训。集训结束后，她被分配到七区工作分队任二组组长，工作地点是王家庄。

甘云卿到王家庄不久，就发动群众建立了村政权，成立了农救会、自卫队、姊妹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这年秋天，工作队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刘天爷爷”和兵痞王英才。“刘天爷爷”是王家庄一霸，曾勾结日寇伙同伪军头目王砚田残杀抗日战士，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王英才是甘云卿的姨夫，自幼不务正业，曾在汉奸王砚田部队当过兵，为非作歹，民愤很大。

斗争会前，王英才以为外甥女是工作队的组长，满不在乎地叫他老婆去找甘云卿说情，可甘云卿坚持公事公办，不徇私情。说情遭到拒绝，王英才慌了手脚，连夜外逃。甘云卿早有防备，王英才还没能逃出村，就被放暗哨的甘云卿逮了回来，押到斗争会场。

斗争会结束以后，甘云卿到行署工作总队开会，散会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她为了把上级指示及时传达贯彻下去，决定连夜赶回驻地。这天傍晚下了一阵小雨，夜黑路滑很难走，甘云卿抄近路顺乌河东岸向南急行。当走近东申村时，忽然听到前面有人摔倒的声音，她机警地趴在河堤上观察动静。等对方走近，发现竟是恶霸地主“刘天爷爷”。原来斗争会后，“刘天爷爷”被关押在区公所，等待上级处理，他借晚上去厕所的机会，爬墙逃了出来，刚甩掉追兵，没想到又迎头碰上了甘云卿。

甘云卿立即拔枪冲他脑门一指，大喊一声：“别动！”这一声吓得“刘天爷爷”三魂去了两魂半，“扑通”趴在地上，抖成一团。诡计多端的他看清只有甘云卿一人时，脸上掠过一丝冷笑，突然一个鲤鱼打挺站起，凶神恶煞般地朝甘云卿扑来。甘云卿早有防备，急忙向旁边一跳，趁势后退一步，用枪指住他：“再动我就毙了你！”“刘天爷爷”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在地上，连喊饶命。接着又哀求甘云卿，只要放他走，事后给她5根金条作报酬。甘云卿对他的金钱诱惑不屑一顾，押着他回了王家庄。

对工作队的活动，敌顽恨之入骨，也怕得要命。1946年12月29日晚上，一伙被打散潜伏下来的顽匪，突然包围袭击工作队。当放哨队员发现情况时，三个顽匪已经爬上西屋房顶占领了制高点，用火力封锁了工作队住的北屋门。随后六七个顽匪砸开院门，冲进院里，并连声嚎叫：“甘云卿，快投降吧！”情况万分紧急，甘云卿凑近窗口，举枪对准冲进院里的敌人，“乒”的一声，前面一个敌人应声倒地，后面的敌人见事不妙，急忙掉头窜了出去。甘云卿果断地命令两个队员各堵一个窗口，迎击往院里冲的敌人。她和另外两个队员砸开东山墙上的窗子，叫一个队员先跳下去，守住屋东北角，以对付随时可能从后墙爬进来的敌人，她则和另一个队员爬上靠墙的一棵槐树，翻上屋顶，借屋脊掩护，冲西屋顶上的三个敌人射击。一个匪徒中弹身亡，另两个匪徒连滚带爬摔落在地。这时区工作队指导员董信然闻讯率队赶来，里应外合，消灭了敌人。

乔装入虎穴 临危保战友

1947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上级指示工作队员一部分随部队转移，一部分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斗争。甘云卿主动要求留下搞情报工作，得到批准。也就在这个时候，她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向党组织庄严地提出入党申请。

当时社会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地下工作者潜伏在敌人眼皮底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甘云卿为了摸清国民党军队情况，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经常活动在临淄的淮阳、路山、孙娄、王家庄一带。她不仅冒险打探敌人的情报，还时常配合武工队员打入敌军驻地散发传单，向敌顽头子送警告信，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甘云卿画像

7月中旬，她在六七天的时间内，就先后秘密潜入国民党四区、五区区公所，给区长、大队长、中队长一干人等送了警告信。闹得他们心惊肉跳，坐卧不宁，急急忙忙增设哨岗。

这年10月，甘云卿接到上级指示，要她在21日王家庄大集上与以小商贩身份为掩护的王德荣接头，想办法尽快摸清敌保安六旅十团在王家庄、辛店一带的火力配备情况。

甘云卿接受任务后，心情十分激动。这天一大早，她梳了个发髻，头罩毛巾，臂挎印花包袱，一身年轻媳妇打扮，只身来到了王家庄。这时的王家庄，战壕交叉，铁丝网密布，匪兵在路口吆喝着盘查行人。甘云卿随着人群来到集市，停在一家杂货铺前，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动静，发现巡逻兵来往不断，便衣特务晃来晃去，气氛异常紧张。甘云卿若无其事地慢慢向集市东头走去。突然，三个当地的匪兵从一条胡同里闯出来，贼眉鼠眼地观察集市上的行人。甘云卿怕被敌人认出，转身走到一个卖花线的老太太面前，低身仔细地挑选起花线来。可是，当甘云卿继续向前走时，被王家庄的地主王其书等发现了，偷偷地报告了正在带队巡逻的一中队长于龙光。于龙光一听到甘云卿的名字，急忙吩咐身旁的两个便衣特务盯上甘云卿，并阴险地吩咐：“先别惊动她，看她和谁联系，一起逮起来。”接着，于龙光又命令封锁了路口，随后带人朝甘云卿包围过来。

富有斗争经验的甘云卿，已察觉自己处在危险之中。但是，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战友王德荣的处境。她来到集市尽头，快到接头地点时她停下来，想到王德荣如果看不出情况有变化，走过来接头，就会立即遭到敌人逮捕。于是，她果断地决定，宁肯自己遭难，也要保全同志！她把心一横，站在原地不动了。这时，便衣特务也跟上来了。王德荣看到她，高兴地走过来。甘云卿把眉头一拧，急转身狠狠地打了她身后的便衣特务两巴掌，并高声骂道：“狗东西，跟着我干啥！”王德荣一看，立即止住了脚步，焦急地看着临危不惧的战友，僵立着不愿离去。甘云卿又朝他使了一个眼色，督促他赶快离开，王德荣不得已只好转身安全撤离。

在甘云卿被捕后，当天下午就被押解到孙娄区公所。经受了坐老虎凳、往鼻子里灌辣椒水、长时间吊打等酷刑折磨。但面对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甘云卿始终坚贞不屈，令穷凶极恶的匪徒一无所获。

1947年10月22日凌晨，天空阴霾。一群匪兵荷枪实弹，押着甘云卿来到辛店西北角刑场。面对死亡，甘云卿巍然挺立，面不变色。她向前走了几步，转身怒视敌人，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枪声响了，她踉跄了一下，并没有倒下，接着又用尽全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喊声吓得敌人魂飞魄散。一个国民党匪徒瞪着血红的眼睛，持刀向前，恶狠狠地朝她的左臂猛砍下去，甘云卿倒下了。片刻，只见甘云卿拖着断臂，顽强地站起来，两眼喷着怒火，向敌人冲去！这时，匪徒一声呼哨，四只狼狗狂吠着扑到甘云卿身上……

年仅18岁的甘云卿壮烈牺牲了。家乡人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悲痛地埋葬了她，那是她仅存的8根忠骨。

相关链接 ·

在离碉堡仅30米的开阔地上，他中弹了。他艰难地一点点向前爬去，趁着重机枪停火的瞬间，突然扑上去将炸药包放在碉堡下，拉响了导火索……

舍身炸碉堡 军鞋寄哀思

□ 郑闽江 孙庆英 陈巨慧

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有个锡腊营村，相传村民的祖先是古代为皇家腊月祭祀烧制锡器的匠人，村子由此得名，村里也有不少手艺人。1919年，村里木匠于秀玉膝下添了个儿子，取名于传习。

于传习自幼就表现出了对读书认字的兴趣，尽管家道贫寒，于家还是节衣缩食把他送到了远近闻名的临淄西关小学读书。西关小学校长李人凤早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在教书过程中不断向学生们灌输爱国教育和新潮进步理念，在他的影响下，于传习从小就立下了报效国家的大志向。

成年后的于传习早早地娶了郑海凤为妻。新媳妇种地喂猪，料理家务，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于传习专心读书，积极参加学校各种活动，每到农忙时节和假期就回来帮忙，还给媳妇讲学堂里的新鲜事，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这种平静的生活没能维持多久。先是传说东北进来了日本鬼子杀人放火，后来日本鬼子侵入山东，村里人感到了恐慌：这里是平原，有贯穿东西南北的胶济铁路，说不定哪天，如狼似虎的鬼子就会杀进村子。

1938年刚进入7月的一天，于传习匆匆回家，顾不得擦满头的汗，就告诉媳妇要去当八路。郑海凤没吃惊，丈夫每次从学校回来都会给她讲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还积极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宣讲活动。临淄城里，李人凤已经组织成立了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开始武装抵抗日本侵略，郑海凤的弟弟郑海亭也是其中一员。

由于家里需要于传习这个精壮劳力，他没能第一时间参加到打鬼子的队伍中。一心想当八路的他，秘密串联了于传禄、邵永庆等几个年轻人，到处打听部队的消息。后来，同村已经参加清河区武工队的高洪德，指引他们去长山投奔八路军。

当时，发动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已经改编成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杨国夫任司令员。当于传习他们走到卫固镇时，发现空地上集合着一列列穿灰色军装的整齐队伍，一个有外地口音的首长正在讲长征、延安、红军等内容。那个首长的话刚说完，于传习就跑过去，指着面前的队伍说：“我要参加这个队伍。”讲话的首长正是老乡口中的“八路头儿”杨国夫，听说于传习上过西关小学，很是喜欢，便把他留在了自己兼任营长的特务营。从此，于传习改名于俊杰。

当时，杨国夫正准备去临淄改编李人凤的部队，还没出发就接到报告，从淄博张店来了100多个鬼子和汉奸。杨国夫当即决定打个胜仗以振军威。战斗一打响，杨国夫拎着手枪冲在最前面，有了老红军做榜样，刚入伍两天的于俊杰也变得勇敢起来，举着大刀冲上去砍伤了一个敌人。

李人凤的学生军训团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第十团，十团改编之后的第一场战斗就是攻打临淄城。战斗由杨国夫指挥，战斗一打响，于俊杰就随着突击队悄悄从临淄西门北面的隧道入城攻占了西门。战斗中，于俊杰身上背着一支枪，手上拿着一支枪，一边冲一边射击，俨然是训练有素的老兵了。

随后的日子里，于俊杰虚心学习，勤学苦练，在破袭胶济铁路、济南外围袭击战等一系列战斗中，很快领会了平原游击战术，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参军不到一年，于俊杰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八路军综合了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等多方面的任务，这就要求来自工农的兵员边打仗边提高文化水平，受过高小教育的于俊杰自然而然成了连里的文化教员。每次战斗，这个文质彬彬的教员总是冲在前面，让战友们很受鼓舞，就连杨国夫司令员也特意表扬过他的勇敢。

1939年11月，我军在寿光北侧的清水泊成立了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当地土顽张景月等部经常袭扰根据地。为了教训这些土顽，八路军出兵东征，把敌人引进了设在郎家营的埋伏圈，担任连指导员的于俊杰率部冲锋，面对面和敌人拼刺刀，全歼了敌人。随后，于俊杰和战友们一直打到弥河两岸，吓得敌人再也不敢轻易出动了。

1943年6月，敌人妄图“蚕食”我根据地，在清河区先后修碉堡、岗楼达1200多座，据点300多个，就连我军区司令部常驻的北隋、牛家庄也安了据点，根据地仅剩黄河入海口附近不大的一块地方，八路军主力只能分散转战于碉堡岗楼之间，行动非常困难。于是，山东军区下达了反“蚕食”命令，清河军区大规模反击敌人的战斗打响了。于俊杰所在的军区直属团三营及兄弟部队，运用爆破、夜战、急袭、坑道作业这些有效的战术手段，连续摧毁敌人的各个据点、碉堡和岗楼，一时间敌占区各个据点爆炸声此起彼伏，捷报频传。

北隋据点是此次反扫荡的主要目标之一。据点、碉堡、岗楼十分坚固，有两个营敌人看守，易守难攻，担任外线作战的县大队区小队攻击过几次都没有打下来。1943年6月24日夜，直属团三营和特务营包围了据点，战前刚担任营教导员的于俊杰建议把炸药包的份量加大，这样爆炸威力大一些，并亲自跟随爆破队一起战斗。

连接炸毁几个岗楼后，部队被主碉堡的重机枪压住了，同时，敌人的增援部队也已经赶来，我军腹背受敌，必须速战速决。

眼看着又有几个战士倒在炸碉堡的路上，观察多时的于俊杰一跃而起，抱着炸药包，巧妙地利用射击死角快速接近碉堡。在离碉堡仅30米的开阔地上，他也中弹了。他艰难地一点点向前爬去，趁着重机枪停火的瞬间，突然扑上去将炸药包放在碉堡下，拉响了导火索。敌人的机枪哑了，部队冲上去全歼了守敌，于俊杰却倒在血泊中再也没有起来……

战后，郑海亭曾带着一个团的兵力去给于俊杰及皇城几个村的烈士移灵，但都没有找到掩埋烈士的墓地，后来才知道已被日伪军土顽拔了木牌，平了坟墓，扬了遗体。

自从参军后，于俊杰再也没有回过家，有时部队半夜行军从锡腊营村路过，于俊杰也是过家门而不入。生不见人，死没见尸，郑海凤不肯相信那个结实精干、有文化有见识的丈夫没有了，她仍然给丈夫每年做两双军鞋，遇到过路的部队，她便拿出做好的鞋托人捎给丈夫：“俺家的叫于俊杰，是八路杨司令的兵。同志，找不到他，鞋就给你吧。”

直到1954年，被总政派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学习的郑海亭，向华东军区询问于俊杰的下落，才得到了明确的答复：于俊杰同志已经在1943年6月牺牲了。不久，烈士证下发到郑海凤手中，那一天她落泪了。她把每次领到的烈士抚恤金珍藏在一本书里，依然靠自己日渐衰微的力气劳动生活着，年复一年地做着两双军鞋——那是对当八路军的丈夫于俊杰一辈子的追忆和思念。